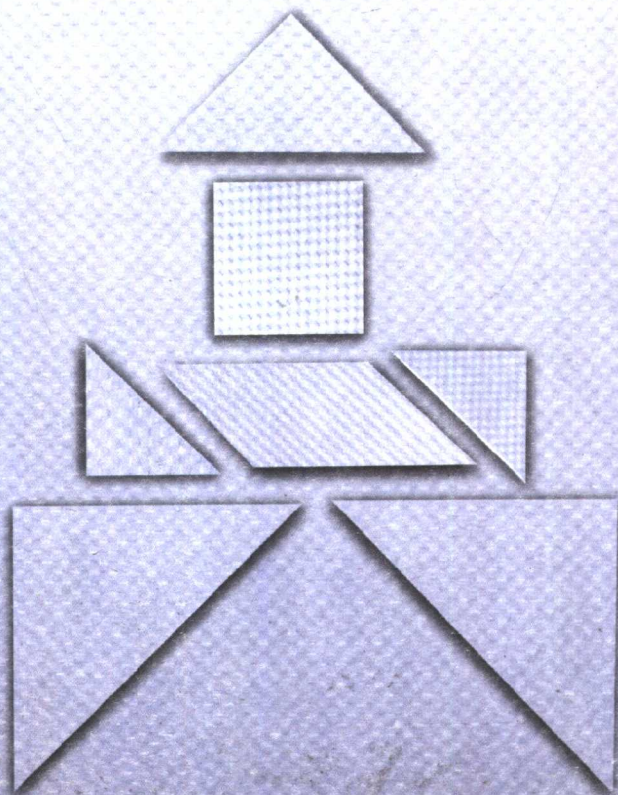


同济·德意志文化丛书

形而上学的巴别塔



张志扬 陈家琪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形而上学的巴别塔/张志扬,陈家琪著. —2版.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12

(同济·德意志文化丛书)

ISBN 7-5608-2921-X

I. 形... II. ①张... ②陈... III. 语言哲学—研究—西方国家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9602 号

同济·德意志文化丛书

形而上学的巴别塔

——论语言的空间与自我的限度

张志扬 陈家琪 著

责任编辑 沈志宏 责任校对 徐 栩 封面设计 林家阳 陈益平

出 版	同济大学出版社
发 行	(上海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 200092 电话 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850 mm×1168 mm 1/32
印 张	10.125
字 数	294 000
印 数	1—3 100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608-2921-X/B·13
定 价	20.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本书简介：

本书由张志扬、陈家琪合著，分上下两篇，陈家琪完成上篇内容，围绕着存在、认识、表达这三个西方哲学中的基本问题对西方哲学史进行了重新清理，把问题归结为哲学的语言转向中的表达问题；张志扬承担的是下篇的写作，进一步从“重审形而上学的语言之维”的角度提出了本体之辨、主体之辨和存在之辨的问题，并以此作为“语言之辨的准备性分析”。这本书20年前曾由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过，由于当时哲学中的语言问题刚刚引起国内学界的注意，所以引起学界的广泛注意；但由于当时印数很少，远远无法满足读者的需要，就是到了今天，在解构“形而上学的巴别塔”的同时为人的精神家园寻求另一种依托，就这一永恒性的主题而言，也依旧有其存在的价值，所以才有此再版。

学术顾问(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庆节(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邓晓芒(武汉大学教授)

叶廷芳(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

刘小枫(中山大学教授)

关子尹(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李秋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陈嘉映(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张志扬(海南大学教授)

张祥龙(北京大学教授)

张再林(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庞学铨(浙江大学教授)

俞吾金(复旦大学教授)

倪梁康(中山大学教授)

靳希平(北京大学教授)

编委会主任 周家伦 朱绍中

主编 孙周兴 陈家琪

编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维达 朱建华 李乐曾 孙周兴

孙善春 刘日明 宋健飞 陈君华

陈家琪 林家阳 宗成河 柯小刚

高宣扬 袁志英 章仁彪 韩 潮

主持 同济大学德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
同济大学德国学术中心

电子信箱：deguzhexue@hotmail.com

总序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曾讽刺德语,说它只配用来与马讲话。其时为16世纪上半叶,马丁·路德通过翻译《圣经》而初创德语——诗人海涅说,路德把《圣经》译成了“一种还完全没有出生的语言”。自那以后,作为一个文化单元的德意志才算上了路。德意志在欧洲常被称为“中央之国”(das Land der Mitte),至少在文化学术上这大概是可以成立的。

马丁·路德为德意志确立了一个优良传统。有统计资料显示,作为被翻译的文字,德语仅次于英语和法语,位居世界第三;而在把其他文字译成本民族语言方面,德语则在世界上占居首位——德国竟是当今世界第一翻译大国!

看来这个德意志最合乎鲁迅先生的理想了:既会“摹仿”又会“创造”。而这个理想自然也可以意味着:不会“摹仿”亦不会“创造”。先生还说:如果再不“拿来”,再不“摹仿”,那就依然无助,依然无望,终将落个“恨恨不已”而已。

我们设计的《同济·德意志文化丛书》,宗旨正在于体现鲁迅先生的理想:摹仿与创造并举。丛书相应地分为“译作”与“著作”两个系列,此外加上《德意志思想评论》。只要好书好文,门类大可不限,但大抵以诗(学)与哲学为重——也算应了洪堡老人的教诲:一个民族的文学(文化)的永恒成果,首推诗与哲学。

丛书名目上标以“同济”两字,固然是为了彰显吾校与德国、德语、德意志文化之历史渊源,但也决不划地为牢,而是以此邀请学界同仁伸出同济之手,协力推进我国的德国文化翻译与研究事业。

孙周兴

2003年8月8日于沪上同济

原版序

西方哲学研究的当代视野

陈家琪、张志扬同志所著《形而上学的巴别塔——论语言的空间与自我的限度》一书，是国家社会科学“七五”重点研究课题，内容和书名反复讨论多次，仅提纲的修改就不下五次，在北京、武汉等地曾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开过几次讨论会。

这本书不能仅仅看作是一般的、评介性的学术专著，它不是简单地对各派学说的对错、长短提供论证，而是为这些学说、思想何以会如此这般地向我们呈现提供存在的和语言的描述，它已深入到了作者自己的灵魂深处。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两位作者在本书上、下两篇中表现了各自的特点。上篇基本上走的是从人的存在(existence)哲学到存在论的探究(ontological investigation)的路子，实际上是从萨特的存在主义退回到胡塞尔的现象学，再进至海德格尔的基本存在论。下篇则侧重于“本体”、“主体”、“存在”的词性分析，希望通过这种分析来开掘“语言因子”间无目的、无止境的意义关系，从而“解构”传统哲学家们在“本体”、“主体”、“存在”之上所建立的实体性的或思想性的同一性。上、下两篇乃是从不同角度对同一思路的同时逼进，其中，重复与冲突之处在所难免，不

过哲学向我们(to us)和为我们(for us)而存在的基础对每个人来说本来并不相同,每个人也只能在自身有限的范围内展开自己的认知活动。两位作者保留、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突出了彼此间的差异,这正说明他们想通过自己的研究提供不同的可能或视角,这倒也合乎西方“后现代”状态下的哲学精神。许多后现代主义者批评传统形而上学抹煞或贬低差异性,执著于最高普遍性和强求同一性的思想是一种与压迫、专制、统治相联系的“主人话语”,不是没有道理的。

不过两位作者也有其共同之处,这就是他们都想超出表象进入思维,都想在各自的思维中敞开一种存在论或语言学的起源;他们都还企图从人的主题(subject)、从哲学的主体性(subjectivity)原则中“抽身”而出,走出西方近代哲学所确立的主体—理性—认识—反映—真理—主客统一的循环模式,使存在论问题、语言学问题从旧传统单一的认识问题、方法问题中“解放”出来。与此种意向相适应,语言的意义与世界的存在问题就不能只从“人”的使用工具和认识方法中寻找答案,而应该从“人”转移为语言和世界向人所呈现的结构与界限;正是此种结构与界限规定着我们人类认识的范围,而不是像康德那样从人、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这种结构与界限。两位作者显然在力图为西方哲学的研究提供最新的当代的视野,这是本书的最有魅力、最富启发性之处。

西方当代哲学家们正从不同角度探讨主体与主体性问题。当一部分哲学家在谈论“人之死”、“主体之死”时,另一部分哲学家也正在探索一种重新理解主体的途径,例如有些人就比喻性地将社会结构看成是一架机器,机器的燃料来自于人,包括人的意向与行动,而语言只是输送燃料的通道,但这个通道却是有其自身流向而不以燃料输送者的意志为转移的通道。不管这类尝试的结果如何,它至少说明近代以来的启蒙哲学从概念(如主体)、理论到方法都面临着根本性的挑战。

当西方哲学传统面临这种挑战时,我们该如何办?我们该如何实现我们自己的思维从传统走向现当代的转换?我们不能要求本书的两位作者对这样的问题作出裁决,但他们确实为我们展现了思索这些问题的当代视野和前景,至于在这一视野和前景中人们究竟能具体地“看”到些什么,那就要靠每个人自己的领会了。是为序。

张世英

1993年5月9日于北大燕园

引 论

我们不得不面对西方哲学史。

即使我们有能力拒绝它作为一种尺度，也没有理由拒绝它作为一种参照。

如果哲学就是追求归根到底的“同一性”，不管这“同一性”来自“本体”，还是来自“主体”，那么，这种哲学就叫做“形而上学”。

至于其中达到“同一性”的途径或方式是否辩证法，丝毫不能改变其形而上学的根本性质。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设想一幅西方哲学史的图画：

A. 前哲学期

B. 哲学期

a. 本体论 （进入形而上学）

b. 主体论

c. 存在论

d. 语言论 （超出形而上学）

C. 后哲学期

这幅图画当然不求完备，取舍也难免偶然性或随意性，其他人完全可以有另外的设想与取向。但有一个事实却像“显影”由暗到明地被经验直观着，那就是，哲学的中心愈来愈表层化、边缘化而成为语言界面，以至谁都浮在语言的界面上失去了深宫世袭的王

冠与权杖。

不用说,如此平面化的完成还只是观念上的,而平面化的趋势,毕竟在不断反省自己深度的前提而造成哲学形态向表层置换的显现中获得了。

现代语言哲学,相对传统的形而上学来看,语言不再作为传达语言之外的一个深度本质或本质意义的工具。

例如,维特根斯坦,不管其哲学Ⅰ或哲学Ⅱ,一个共同点是决不在语言之外确认世界的本源。“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所不同的只在于,哲学Ⅰ认为语言的意义和可经验的世界有某种类似“图像”对应的关系,而哲学Ⅱ则认为语言的意义只在语言自身的类似“游戏”规则的使用中。

再如,法国的德里达和利奥塔,前者认为语言主要是“文字”或“原书写(écriture)”,像一个漂浮在无底棋盘上的棋子,每一步关联都被它无数可能的关联所“分延”而变成“在不在”的“踪迹”。后者认为语言的关联虽属必需,但非必然,因而,语言的世界是一个“以无显无”的可能性世界。

我们暂且不去理睬这些语言平面化者的眼界有多大的真实性,反正它已经是一个“语言事件”摆在我们的面前,使我们有可能用它作为一种参照——注意是参照,不是尺度——回过头去看看传统的形而上学。至少有一点是确实的,那就是,它们在形态上都呈现出“本体—现象”的二元深度模式,即表层的现象总是深层的本体的显现而又不是本体自身,像浪花之于深流。

在显现与被显现的关系上,一部西方哲学史,似可冠之以“大现象学史”。

只是显现与被显现的两度层次上,是“有”,是“无”,是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无”,各不相同罢了。以此分门别类,流派嬗迭。

有史之癖好的哲学史家,当然可以从诸流派的演进中“发现”时间的轨迹而串珠成线。最典型的是黑格尔的逻辑与历史的一致

所造成的“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的三位一体。

尽管它宏篇巨制，斧凿之痕仍比比皆是，使人既惊叹它的构造，也惊叹它的流产。

那么，换一种非史的散论方式如何？仅就一个一个的“论点”所敞开的“事端”，说到那儿算那儿。这反而需要勇气，因为个人有限的理智太易受“历史理性”的诱惑了，总以为智力和自觉意志的世界绝不是偶然事件的牺牲品，而是应当显现在自知的概念的光辉中。^①

但有两种“自知的概念”。如果我们把纯粹主观的自知的概念，即我意识到的概念，姑且搁在一边，而只把概念的客观性当作一个事实接受下来，那么一种“自知的概念”是概念自知自己的客观性到这种程度，它就是事物之间的非如此不可的联系。这种“自知的概念”就叫普遍必然的绝对真理。

另一种“自知的概念”是概念自知自己的客观性到这种程度，它是事物之间的必需的联系。在某种角度或层次上它是这样的，在另种角度或层次上它是那样的，就是没有或否定自己是事物之间的惟一的非如此不可的必然联系，即自否定其联系的绝对性。

当我意识到第一种“自知的概念”时，我断言我是客观的，所以，“最客观的亦是最主观的”。黑格尔对他的理念辩证法说出了一句大实话。他说对了，因此，他错了。

相反，当我意识到第二种“自知的概念”时，我才获得了事物联系的界面而有了可进可出的自由。当然，我得赶紧补充一句，这种自由也常常处在两难抉择的悖论中，与其说它是自由的危机，不如说它是自由的发端。

我大概只能循此而进入西方哲学史，为的是在现代语言哲学的反照中察看语言自身的敞开，即遮蔽并非是现代语言哲学的专

① 黑格尔. 历史哲学.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6

利,只是讲究“自知的概念”的传统哲学尚未自知到语言的悖论乃是我们的生活于其中又超然于其外的世界的常态而已。

因此,形而上学史上那些作为经典流传的“概念”、“范畴”、“基本命题”,大概不会因它是经典、大家手笔而真的清澈透明到根底,九九归一。其中遗忘、丢失、信以为真的显露却是遮蔽,甚至显露成为双重遮蔽,是在表达式上就可以挑明它所隐含的语义悖论的,从而再直观形而上学自诩的同一性本源无非是一个空诺。

但或许这是一个徒劳。

即使任何东西都只能通过语言表达出来,或者说只能在语言中存在,我们也没有从本体的否定中获得肯定的结论:本体不存在。

因为既然语言具有显隐二重性,尤其显就是隐这样奇特的悖论性质,那么,无论在逻辑上或是在事实上,我们只能接受这样的自由:语言既不能证明语言之外有本体、主体、神,也不能证明语言之外没有本体、主体、神。换句话说,即便可以推翻形而上学的语言表达式,未必因此而能推翻形而上学本身。

或许我们就生活在这种可能性世界中。

它的后果如何,尚难预料,但无疑它是语言带出的一道新启蒙的曙光。

我们被语言所置入的这种外境,好像在《圣经·旧约·创世纪》中早就有着它的语言原型:

第十一章

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在示拿地区的平原上,用砖、泥建造城和塔,要让塔顶通天,为了传扬他们的名,以此召聚天下。

耶和华得知,担心他们为所欲为,就打乱他们的口音,分隔他们的语言,使他们分散各地。由此得名“巴别”,意即

“变乱”。

第二十八章

雅各出了别士巴向哈兰走去，直到太阳落土。他躺下枕着一块石头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上帝的使者沿梯子上上下下。耶和華站在梯子上说：我是耶和華，你祖亚伯拉罕的上帝，也是以撒的上帝。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的地方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回归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醒了，敬畏战栗，知道这是耶和華的殿，天国的门。他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上油，给这地取名为“伯特利”，意即“上帝之殿”。

“巴别塔”；“伯特利梯”。

《创世纪》几乎在同一个中介符号上建立了不同的意义。前者以“实”指称上帝与人的“对立”，它表现在语言的“分裂变乱”上；后者以“虚”显示上帝与人的“和解”，它表现为“我与你同在”之祝福与祈祷的信诺。

前者倒掉了，即倒掉的是语言的人为性与实证性，也因此倒掉了人与上帝的对立；后者没有倒掉，即没有倒掉或倒不掉的是语言的非人本性与非实在性，人只有在言不可言的悖论的语言之路上，走出人自身，去听上帝之言，与上帝同在。

记住这两个语言的神话，或许有用。

张志扬

1993年1月于武汉

作者简介:

张志扬, 1940年生。现为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教授, 同济大学德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客座教授。著有:

《渎神的节日》(1992)、《重审形而上学的语言之维》(1994)、《缺席的权利》(1996)、《禁止与引诱》(1999)、《创伤记忆》(1999)、《语言空间》(2000)、《现代性理论的检测与防御》(2000)、《偶在论者的觅踪》(2003)等。

陈家琪, 1948年生, 哲学硕士, 专业从事德国哲学、文化哲学研究, 现为同济大学哲学与社会学系、同济大学德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教授。有著作多种面世, 主要作品有《浪漫与幽默》、《人生天地间》、《经验之为经验》等。

第一辑目录(2003)

1. 《德意志思想评论》第一卷
孙周兴/陈家琪主编
2. 《门: 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
张志扬著
3. 《现代学术视野中的留德学人》
叶隽著
4. 《塔楼之诗》
荷尔德林著, 先刚译
5. 《特拉克尔诗集》
特拉克尔著, 先刚译
6. 《熊译海德格尔》
熊伟译, 王炜编
7. 《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
徐为民译, 孙善春校
8. 《德法之争: 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对话》
孙周兴/孙善春编译

目 录

总 序

原版序 西方哲学研究的当代视野

引 论

上篇

存在 认识 表达

——语言学转向中的主体性问题

陈家琪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与展开	(3)
一、高尔吉亚:向语言的挑战和被语言所误导	(8)
二、普罗泰戈拉:对人的怀疑和被怀疑的人所取代	(11)
三、“何物存在”与“存在是什么”	(19)
第二章 存在(是)什么	(24)
一、存在:巴门尼德的“一”	(24)
二、是:柏拉图的“相”	(33)
三、什么:亚里士多德的“体”	(43)
第三章 认识(是)什么	(51)
一、什么:笛卡尔的心与物	(51)
二、是:康德的范畴与人格	(62)
三、认识:胡塞尔的先验主体性	(78)
第四章 表达(是)什么	(97)
一、谁表达?	(99)
二、表达什么?	(107)
三、表达是什么?	(119)

下篇 重审形而上学的语言之维

——语言之辨的准备性分析

张志扬

第一章 本体之辨	(135)
一、“存在”的绝对	(135)
二、“是”的区分	(143)
三、“实体”成为主词	(159)
第二章 主体之辨	(175)
一、“我”在主词中的间离	(175)
(一)“我”的词性分析	(180)
(二)“我”与“思”的缺口	(183)
(三)“思”的纯思性、对象性与反思性	(191)
二、意识的限度	(200)
(一)“我”与“思”的二律背反	(202)
(二)“思维”的内在性循环	(209)
(三)“根据”的悖论	(218)
第三章 存在之辨	(226)
一、“此在”行到何处	(227)
二、进入“存在”的语言之途	(248)
三、回避与拒绝	
——对 Dasein - Sein - Gott 路向的两种态度	(274)
结语	(288)
附释	(289)
无题的自跋	陈家琪
再版后记	陈家琪